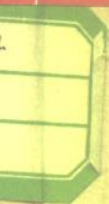


論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上 卷

(供内部参考)



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上 卷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Ernest Mandel
**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TOME I**

René JULLIARD
30 et 34, rue de l'Université
PARIS 1962

(供内部参考)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上 卷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4017·108

1964年11月初版	开本850×1168 ¹ / ₃₂
196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834千字
印张14 ¹² / ₁₆	印数1—4,500册
定价(10)2.20元	

出版說明

本书原著是比利时学者曼德尔用法文写的，1962年出版于巴黎。全书分为两卷，现在先譯出上卷。

作者引自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文句，有一部分未核对，其他文献資料均未經查核。文中个别脚注系譯者所加，供讀者参考。由于翻譯時間仓促，譯文和譯名虽已尽量注意正确和統一，仍可能有疏忽錯誤之处，尙希讀者指正。

本书是由廉佩直逕譯的。

商务印书館資料室

1964年8月

目 录

序.....	1
--------	---

当今馬克思主义的矛盾。——馬克思主义者的責任。——經濟理論和事实实验。——經濟理論和經濟史。——方法。
——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吸引力。——活着的馬克思主义：
一个諾言。

第一章：劳动，必要产品，剩余产品.....	11
-----------------------	----

劳动，社会，交通，語言，意識，人类。——必要产品。——劳动
社会分工的开始。——社会剩余产品的初次出现。——新石
器革命。——劳动合作組織。——土地的原始占有。——水
浇地的种植，文明的搖籃。——冶金革命。——生产与积累。
——有“經濟剩余”嗎？

第二章：交换，商品，价值.....	37
-------------------	----

簡單交换。——沉默的物物交换和贈送礼品。——发达的交
换。——商业的誕生。——为满足需要的生产和商品生产。
——以协作方式組成的社会 and 建立在劳动時間經濟上的社
会。——商品的交换价值。——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
产的价值規律。

第三章：貨幣，資本，剩余价值.....	60
---------------------	----

一般等价物的必要性。——一般等价物的发展。——貨幣。
——社会財富的演变和貨幣的不同作用。——商品流通和貨
币流通。——产生于商品流通的剩余价值。——产生于商品
生产的剩余价值。——資本，剩余价值和社会剩余产品。——
发展不平衡規律。

第四章：資本的发展.....	85
----------------	----

农业剩余产品的各种形式。——使用价值的积累和剩余价值

的积累。——高利貸資本。——商业資本。——商业革命。
——家庭工业。——工場資本。——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
——产业革命。——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資本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五章：資本主义的矛盾…………… 123

追求剩余价值的資本。——延长劳动日。——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人力和机器。——工資的各种形式和发展。——关于绝对贫困化理論的补注。——劳动力的双重职能，——資本主义前期社会利潤率的均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潤率的均分。——生产价格和商品价值。——資本的集积和集中。——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趋向。——資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自由劳动和被迫劳动。——阶级斗争。

第六章：商业…………… 178

商业，經濟不平衡发展的产物。——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实现。——剩余价值的年額和利潤的年率。——商业資本和商业利潤。——商业資本和投入分配的劳动力。——商业資本的集中。——投入运输部門的資本。——国际贸易。——分配費用。——第三部类。

第七章：信貸…………… 208

互助与信貸。——銀行的起源。——資本主义前期社会的信貸。——商业資本时期货币資本的供和求。——工业資本时期货币資本的供和求。——利息与利息率。——流通信貸。——投資信貸和金融市場。——交易所。——股份公司和資本主义的发展。——消費信貸。——信貸与資本主义的各項矛盾。

第八章：貨幣…………… 243

貨幣的两个职能。——金属貨幣的价值和物价的运动。——金属貨幣的流通。——私人信用貨幣的起源。——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一源泉：貼現。——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二源泉：銀行透支。——公共信用貨幣。

币的形成。第三源泉：預算赤字。——社会必需的貨幣額。
——不兌現的紙幣流通。——支付平衡。——發行銀行和銀行信貸。——貨幣的運用。——通貨膨脹的三種形式。——購買力，貨幣流通和利息率。

第九章：农业..... 276

农业和商品生产。——資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和資本主义地租。
——資本主义地租的起源。——級差地租。——絕對地租。
——地租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土地的价格和地租的发展。——土地所有制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农村的所有制关系。——农业的資本积聚与集中。——农业工人的悲慘遭遇。——从馬尔薩斯的理論到农业的馬尔薩斯主义。——地租和边际效用說。

第十章：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316

新价值，新收入和轉移的收入。——国家，剩余价值和社会收入。——剩余价值的分配。——社会产品和社会收入。——收入的分配和商品的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和資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扩大再生产，經济增长和社会會計。——縮减再生产。——战争經济。——国民收入由国家进行再分配。

第十一章：周期性危机..... 358

資本主义前期的危机和資本主义危机。——資本主义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市場定律。——資本主义經济的周期进程。——資本主义周期的內在邏輯。——資本主义生产基础的扩大。——消費不足論。——对消費不足論各种模型的批判。——比例失調論。——一項綜合的輪廓。——資本主义扩张的条件。——不动蕩就不能成长嗎？

注..... 399

譯名对照表..... 442

序

学术界今天对待馬克思主义經济学說的态度，簡直是矛盾得令人詫异。半个世紀以前，馬克思主义經济学說曾受到理論上的日益重視，学术界曾热烈地加以討論，但是认为并沒有实际效用。当时，經济学家們都說：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¹⁾。今天，誰也不再否认馬克思主义学說能够启发(而且不是沒有成就)大小国家的經济政策了。然而学术界却一味地加以冷淡或鄙視。*尽管馬克思主义經济学說有的时候也成为比較深刻的研究对象，但是这并非由于它本身的价值，而是作为一門所謂“苏維埃学”的新“科学”中的一个小部門来加以研究，要不然，就是在一个更加古怪的学科，即所謂“馬克思学”的范围内来进行研究。……

凡是认为馬克思主义的考察方法为有效的人，凡是认为这个方法所获得的大量成果为有效的人(而作者是无保留地抱着这种看法的)，当然可以反駁說：这是毫不足怪的。学院式的科学本来不就是“为統治階級服务”的么？资本主义世界不是正在同“社会主义集团”“进行一場殊死战”么？馬克思主义学說不正是这个“集团”的一项基本武器么？资本主义的奴仆不是有义务来对一切为

* 凱恩斯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过时的經济教科书……不仅在經济观点上是錯誤的，而且在现代世界上是既沒有价值又无从实施的”⁽²⁾。貝利认为“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已經过时了，并且已經被駁倒”⁽³⁾。弗朗索瓦·貝魯肯定說：馬克思揭露資本主义的各項“‘长期趋势’沒有一項可以从邏輯上加以証明，也不能用科学的观察来加以証实”⁽⁴⁾。雷蒙·阿隆写道：“在西方文化里，馬克思主义已經沒有什麼地位，就連法国和意大利也不例外，尽管在这些国家里，知識界有很大一部分人公开拥护斯大林主义。要想寻找一个配称为經济学家的人，一个可以按照严格詞义称之为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是白费力气”⁽⁵⁾。等等。

他們的階級敵人服務的東西進行系統的誹謗么？因此，在西方，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誣蔑，只不過是階級鬥爭本身的一種表現，反過來，這倒恰好証實了馬克思主義論點的有效性。這樣的辯論，大有可能形成聾子對話，由馬克思主義者同心理分析家互相進行“技術”的對罵。

我們並不否認在這些說法里面也仿佛有一點真理，但是只不過一點點而已！如果人們既不抱幻想，又不假裝羞羞答答，來對各家互相爭論的整個思想界進行一番考察，那末就不能否認，在這里面可以遇到許許多多厚顏無恥和一心一意想往上爬的人。他們把筆杆和腦力賣給出價最高的人，或者是微微地把自己的思想綫路改變一些，如果原來的思想綫路可能妨礙他們飛黃騰達的話。此外，還得補充一點：幾十年來，由於蘇聯擁有日益增長的物質力量，它在思想界也起了類似的影響。

然而，沒有一個配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忠實於馬克思本人偉大科學傳統的人，能夠把思想的演進問題單純地看做是（被個人利益）直接腐蝕，或者是（被環境壓力）間接腐蝕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指明：思想史有它自己的辯證法，思想的演進是以代代相傳的遺產為出發點的，是從各家爭論的結果出發的（參閱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給梅林的信）。社會決定這個過程，基本上是根據這樣的材料來進行，這種材料有它本身的矛盾，也有朝着不同方向“分裂”的可能。

魯道夫·希法亭在評論《剩餘價值學說史》——這本來是要作為《資本論》第四卷的材料的——時，曾正確地強調指出：我們正面臨着一項由其本身的特定邏輯和內在矛盾而引起的思想的辯證發展的研究工作（見《國民經濟學的自力發展》[Selbstentwicklung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馬克思引用社會因

素时，只作为这个发展的最終解釋，而不作为直接解釋⁽⁶⁾。

按照馬克思主义传统，资产阶级的、也就是“官方的”或“学院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总结为分别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的三个阶段。在资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地位上升的阶段，政治经济学要求掌握经济现实，从而形成了由威廉·配第到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論。跟着便开始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展开了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但是它还没有最后淘汰所有旧的统治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論的固有矛盾范围广为展开的时期，一方面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另一方面产生了李嘉图以后的资产阶级学派。最后，在第三个阶段，由于资产阶级终于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剩下的只是它对无产阶级进行不断的防御性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走下坡路的时期。它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純詭辯式的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論先是被(折中派)“庸俗经济学”所代替，随后又被边际效用派或綜合了折中主义和边际效用主义的混合派所代替。

但是，分析一下三十年来官方经济思想的演进，人們就会发现上述概念已經不够全面。自从 1929—1933 年大危机以来，人們不难看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中，还有一个**第四阶段**，这就是**純实用主义阶段**。純詭辯的方式唯有当制度仅仅是在理論范围内受到威胁时才是个有效手段，而一旦制度可能实际垮台时，它就不起作用了。

从这个时候起，政治经济学把它大部分純学院式的考虑丢在一边，成为一种**实际巩固资本主义的技术**。这就是它自从“凱恩斯的革命”以来，以及各种計量经济学形成以来所起的作用。*

* 参閱本书第十八章的《凱恩斯的革命》和《計量经济学或实用主义的胜利》等节。

在这里，我們接触到了当今“官方”經濟学界所以漠視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按照他們的想法，馬克思主义同以微观經濟問題为中心的、滿足于“从抽象进行推理”而不为提高就业量或为扭轉支付平衡赤字提供药方的其他一切“老牌政治經濟学”并无二致。更重要的是，仅有的一些在經濟思想史上把馬克思置于荣誉地位的現代經濟学者們，恰好是把馬克思当做現时流行的各种宏观經濟学的鼻祖的那些人。^{*} 某些馬克思主义者自己也在設法証明馬克思的价值首先在于他似乎是对凱恩斯学說、对經濟周期論以及国民收入計算等等有过“預感”。

但是，如果在我們这个社会十分动蕩的时代，人們对脱离眼前实际考虑的“純”經濟学問題的兴趣确实減低的話，那么，那些以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对于馬克思經濟理論受到的重視的下降，自己也有部分責任⁽¹¹⁾。因为，近五十年以来，他們仅仅滿足于用一些《資本論》的摘要来重复馬克思的教导，而这些摘要越来越和現代的实际脫节。在这里，我們接触到的是序言一开头就提到的矛盾的第二个根源，那就是：馬克思主义者們沒有能力把馬克思在前一个世紀完成的著作适用于二十世紀后半叶。

这种无能首先来自一些政治上的原因。这是在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內，理論被置于附属地位的結果。理論成了政治的随机应变的附属品，正如中世紀时的哲学曾經成了神学的奴仆一样。就这样，理論受到了实用主义和詭辯主义的歪曲，对于經濟理論來說，尤其是如此。此外，由于斯大林时代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許进行自由的理論研究，这种詭辯式的歪曲突出地表现为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形成了把东方和西方年青一代排斥在外

^{*} 例如熊彼特(7)，亨利·紀东(8)，孔利弗(9)，阿尔文·汉森(10)，等等。

的一整套东西。停留不前和遭受歪曲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思想,*只能慢慢地再起,尤其是在归根結蒂决定这种停留不前的社会条件还没有被彻底清除的时候。

但是,不但在苏联和同苏联站在一边的各国党内,而且在西方,在一切不受苏联摆布的馬克思主义学派里,馬克思主义經濟思想所以停止发展,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那就是对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产生的誤解。

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有一段名言指出,政治經濟学的科学說明,应该遵循的方法是:从抽象出发,再回过头来体现具体⁽¹³⁾。数不清的普及者吸取了这段名言,并引用三册《資本論》的结构,一次又一次地,用簡化了的方式——可是往往不甚高明——来重复馬克思在上一个世紀作出的經濟論断。

可是,說明的方法与認識的起源是混淆不得的。馬克思既強調这样一个事实:具体的事物,非經過內在抽象关系的解析,是无法理解的,同时,他又着重指出,这些关系并不是什么天才的直觉发现,也不是高超的抽象能力的产物,而是研究实际材料的结果。实际材料正是一切科学的原料。如果要証明这确实是馬克思的見解,人們只要把《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里論方法的一段話,同《資本論》第二版跋里的一段話,彼此对照一下就行了。《資本論》第二版跋里的那段話是这样說的:

“叙述的方法,必須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須詳細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上的运动方才能够

* “在我們这里,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人們找不到任何根本的創造性研究。我們的大部分理論家都忙于把陈旧的引言、公式和論点翻过来倒过去。沒有創造性研究的科学算得了什么科学呢?这毋宁說是經院哲学,是学生作业,而不是科学,因为科学首先要求創造,要求創造新的东西,而不是重复已經陈旧的东西”(12)。

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經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經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們就好像是处理一个**先驗的結構**了。”（黑体字是本书作者标出的）⁽¹⁴⁾。

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在二十世紀中叶，仅仅或多或少忠实地把上一世紀写出的《資本論》中一些章节摘要一番，来从事論述，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首先，就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身來說，这样做法就是不全面的。可是，批評馬克思主义的人下了許多不容人置辯的断語，說是馬克思主义已經过了时，“因为它所根据的是上一世紀科学的材料”，这种断語的价值更小。

科学的正确立場无疑是**努力根据当前科学的实际材料，来探討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精髓，究竟是否依然有效。*** 这就是本书所要遵循的方法。

因此，有必要申明，讀者如果想在本书里找到許多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主要信徒的引語，那是在讀完本书时要感到失望的。我們与馬克思主义經濟學的一切作家們不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們坚决不引經据典，不为經典作注解。相反地，我們大量引用当代主要的經濟學家、經濟史家、人种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論断，只要这些論断涉及人类社会过去、现在或未来經濟活动的有关现象。我們所要証明的是：根据现代科学的实际材料，人們是能够把馬克思的整个經濟体系重新建立起来的。

* 許多作家，特別是弗朗索瓦·貝魯，曾經屢次肯定說，馬克思发现的資本主义发展規律，从来没有經過观察或者經過統計材料所証实（見上面引的話）。我們在这里要努力对这种說法提出反証。当然，我們的出发点是馬克思自己的发展規律，而不是別人錯誤地轉嫁給馬克思的一些概念。例如：“絕對貧困化”，实际工資的經常下降等等。我們很想知道官方的經濟學家能否駁倒我們为此而搜集的一些材料，或者是否繼續不容人置辯地断定“馬克思主义已經过时”。他們如果繼續这样强詞奪理，那就只会表明他們同冒牌的馬克思主义者一样，仅仅滿足于重复上一世紀的数字和事例，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

不仅如此，我們还要証明，只有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能够綜合人类科学的全部，首先是綜合經濟史，綜合經濟理論。同时也只有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能够和諧地結合微观經濟和宏观經濟的分析。

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其他經濟學派比起来，其重大的优越性正在于它能動地綜合历史和經濟理論。这也只有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够做得到。不應該认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过去各种調查研究的最終結果，而應該认为是一种方法的总和，是依靠这种方法而取得的一些成果，是經常需要重新考虑的一些成果。非馬克思主义的作家，如約瑟夫·熊彼特和乔安·罗宾逊，曾經对这种綜合表示怀念⁽¹⁵⁾。只有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这种綜合。而且也只有作为辯証唯理論和通过經驗(和实践)对事物的理解这二者的結合，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可以理解。*

因此，方法应该是发生发展的，批判的，唯物的和辯証的。應該是发生发展的，因为任何“范畴”的秘密决不能揭示出来，如果不去同时考察这个“范畴”的根源和发展，也就是它內在矛盾的发展，换言之，就是揭示它的本质。** 應該是批判的，因为任何“范畴”都

* 1858年2月1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里說：“通过批評把一門科学提到这样的水平上，使能够辯証地叙述出来，这是一回事；把一种抽象的、完成的邏輯体系用在一种这样的体系的想像上，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拉薩尔〕将会不胜悔恨地，懂得这一点”⁽¹⁶⁾。

** 希法亭曾說：“馬克思之所以不同于一切比他早的人，就在于他的体系是以社会理論为基础的，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这并不仅仅因为社会理論意味着要理解：經濟的各个范畴也就是历史的各个范畴。單純的这种理解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因为只有揭示社会生活規律的性质，才能够发现和証明发展的机构，（才能够証明）經濟的各个范畴是怎样产生的，是怎样轉化的，是怎样消失的，以及这一切是怎样进行的”⁽¹⁷⁾。当然，这里还有認識的发生和論述方法之間的矛盾。在充分掌握一个范畴在出现时期的意义以前，必須先就它成熟了的形式加以分析。这就是为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头几章里，有意識地不用发生发展的論証法。但是，一等到掌握了揭露秘密的钥匙，现代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想要就新的實驗材料重新考察它的有效性，那就最好从起源出发来重新考察发展。

不能作为“理所当然的”而加以接受。馬克思自己所揭示的各个“范畴”：“社会”、“劳动”、“必要产品”（生活必需品）或是“商品”、“交换”、“货币”和“资本”都不例外。为此，我們一般都以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散布下的一些非常深刻的論点作为根据。有时候，我們还得加以革新。

不管怎样，批判地、从发生发展上考察这些“基本范畴”，必然把我們导向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了不使讀者灰心，为了不打断論証的邏輯进展，我們特意不把这种分析的主要部分放在第一章里，而把它放在本书的倒数第二章里。^{*}此外，显然也有一种辯証的誘惑力，想參証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想參証原始社会来深入研究劳动这个观念。事物的本质不正是在它的否定中，或者是，更恰切地說，在它的过时中，在它的否定的否定中，显示得特別鮮明，特別丰富嗎？

最后，方法是**唯物的和辯証的**，因为任何經濟范畴的最終秘密，都不是在人的脑子里发现的，而每一次都是在人的社会关系里找到的。这种社会关系是人在从事物质生活的生产中不得不彼此締結起来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关系一样，既要作为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来加以考察，又要作为一个矛盾的整体，一个在本身矛盾压力下发展着的整体，来加以考察。

作者所遵循的方法，以及这个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大概会引起反对。有人会说，作者虽然以当今科学的实验材料为根据，但这些根据毕竟是經過选择的。說作者只选择了符合于“他”預定体系的材料，而并不是一切材料。說他只解释了一些事实，而并不是一切事实。

^{*} 參閱本书第十七章的《出卖劳动，自由劳动，劳动的消亡》、《社会革命，經濟革命和心理革命》、《人的局限性？》各节。

只有在这样的范围内，他們的反对才是有效的。就是說，作者的确力图避免那种着了魔似的“想巨細不遺地来写历史”。法朗士曾經十分风趣地在他的《友人传》里嘲笑过着了这种魔的人。这样去写历史，不仅在实际上不可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用处。如果要讀尽用全世界各国語文写成的一切有关人类經濟活动的著作和材料，那非活上几个人生不可。

各种学派都就其水平作出了有效的綜合。馬克思主义者想就中世紀法国土地占有的原始方式，研究其已經得出的一些結論，不必去查許許多多有关的材料，他只消依据馬尔克·勃洛克写的《法国农村史的特性》这样的著作就行了。

而且，有选择地掌握事实，显然是一切科学的本分，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违反科学的东西，不是不可避免地去选择“有意义的事实”，而是为了“否定”不符合总輪廓的一些现象，而故意抹杀(或歪曲)实验和观察。我們竭力避免一切这样的主观主义。

除了与十九世紀資本主义有关的部分以外，我們力求把問題“非西方化”。也就是說，在一切文明里，找到資本主义前期各經濟

^{*} 英国学术协会主席勃洛諾夫斯基說：“科学不是一大堆事实，而是怎样清理自然界的各种事实，加以归一，并使其可以理解”(18)。經濟学家梅茨萊說：“倘若我沒有大錯而特錯，那末在統計家中間占优势的意见是，統計方法的选择决定于需要驗證的理論。除非偶有例外，按照邏輯來說，決不可能在广泛地研究各种事实的时候，把理論当做好像一种副产品，边走边拉进来研究研究”(19)。經濟学家艾迪和皮柯克指出：“我們在絕大部分認識的領域內感到兴趣的事实为数极多。这些事实的相互关系表现得非常复杂。詳細認識某一專門學問的全部有关事实，并且能够把这些事实的各自关系各别予以全部指出，这一般是任何人都办不到的，不管这人是怎么样的勤快。……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思想的自然反应似乎是應該按照研究者的意图和問題的性质，詳簡不一地把各种事实和各种有意义的关系，分成为数不大的范畴，以便理解并考虑其全貌。然后，以这些范畴为基础来判断世界和人类的本质，也許还可以进行一些預測”(20)。等等。

范畴的共同点，只要这些文明已经达到具有发达的国际贸易的阶段。我們这种努力也許显得太大胆。我們既不具备必要的語文知識，也不具备必要的历史知識，来順利完成这样一项工作。但是这项工作仍不失为必要的，因为，一方面，馬克思主义今天的群众对象已經不仅仅限于西方，另一方面，也因为从事馬克思主义普及化的人已經在这方面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他們的“連續阶段”論认为在全世界，社会都經歷过这些阶段，或者今后必定要經歷这些阶段。然而这个理論却已經为馬克思本人所明确駁倒（例如见 1877 年 11 月馬克思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的信和 1881 年 3 月 8 日給維·伊·查苏利奇的信）⁽²¹⁾。*

因此，我們的工作仅仅是一种尝试，一种草图，需要再三修改，需要請东京、利馬、伦敦、孟买，以及——为什么不呢？——莫斯科、紐約、北京、巴黎青年一代的馬克思主义者，在空中把球接过去，用集体工作来完成一个个人显然不能完成的工作。如果这部书能够引起这样的发展，哪怕只是一些批評，那末作者也就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因为他追求的不是重新提出或者发现永恒的真理。他要証明的是活的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现实性。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在于通过集体綜合世界科学的实验材料，而远非通过注解或詭辯。

艾尔納斯特·曼德尔

1960 年 5 月 1 日

* 应该指出，几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已經对普遍的“連續阶段”論这个非馬克思主义的教条提出了重要异議。他們特別重新回到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的概念上去⁽²²⁾。